



刺客的忏悔

〔英〕杰克·希金斯 著
张少一 许恒 译

刺客的忏悔

(英) 杰克·希金斯 著

张少一 许恒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CONFESSIONAL
JACK HIGGINS

根据Stein and Day出版社
1986年7月版译出

刺客的忏悔

〔英〕杰克·希金斯 著

张少一 许恒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插页 21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

ISBN 7—224—00135—X·1·36

统一书号：10094·773 定价：2.50元

内 容 简 介

1959年，在苏联某地一处克格勃秘密训练基地，高材生凯利在演习中接连击毙三名警察而被克格勃上校马斯洛夫斯基看中，委以重任。

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正酣，凡蒂冈教皇保罗二世即将访英进行调解。此时，英国情报局却在爱尔兰发现了凯利的活动踪迹。为了保证教皇访英时的安全，一张追捕凯利的网拉开了。然而，几名过去认识凯利的苏联叛逃人员接连被暗杀，警方却连凯利的踪影也没见到。

此时，苏联女钢琴家坦娅正在巴黎访问演出。她正是当年被凯利枪杀的警察之女，对当年之事记忆犹新。于是，英国情报局策划了坦娅的叛逃。其间，英国特工和克格勃间谍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角逐。

由于坦娅到了英国，凯利面临极大的威胁。克格勃最高当局为避免英方捕获凯利，指示克格勃在英国的间谍刺杀凯利。至此，凯利终于明白他不过是棋盘上一颗可以随便牺牲掉的小卒。绝望之余，他决定以克格勃间谍的身份刺杀教皇，以使苏联在世界舆论面前陷入窘境。

于是一场英国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爱尔兰共和军三方参加的大围捕开始了。凯利施展浑身解数，越过了一道又一道险关，数次从警方手心里逃脱，并逐渐把追捕引向错误的

方向。在此其间，既有凯利和警方周旋的惊心动魄场面，又有凯利和他所救的吉卜赛少女茱拉克之间的感情波澜。

最后一刻，当凯利持枪单独面对教皇时，他犹豫了。在他举枪的瞬间，被追踪赶来的女警官苏珊击毙。

本书作者杰克·希金斯是英国现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国际上近年发生的重大刺杀案、间谍案和走私案，并且往往采用真人真名，使他的小说读起来有报告文学般的真实感。希金斯是一位多产作家，先后问世的小说已有二十余部，其中近半数一出版即被列为当年的畅销书。《刺客的忏悔》即属此类，此书出版时封面上印有“畅销书”字样。近年来，希金斯的小说已开始被翻译介绍到我国并受到我国读者欢迎。

序 幕

一九五九年

当那辆神秘的兰德·罗弗牌汽车在街道尽头转弯时，凯利也恰巧来到了圣名教堂。他迅速地走进门廊，推开沉重的门，一闪身溜了进去。从门缝里，他可以清楚地看见门外发生的一切。

这是一辆敞篷汽车。车上所有的附件都被拆光了，所以司机和蹲在车后座上的两名警察都被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身披阿尔斯特皇家保安队员穿的那种墨绿色军大衣，手里端着半自动冲锋枪，似乎随时准备战斗。过了一会，汽车便消失在通往朱姆镇中心的狭窄街道上了。凯利长出了一口气。在昏暗的教堂里，他感到非常安全。这时，他才闻到了他所熟悉的那种教堂里特有的气味。

“这是香、蜡烛、圣水的味道”，他轻轻地说。同时，伸手摸了摸放在教堂门口的一个石碗。

“孩子，我能帮你干点什么吗？”

一个阴郁的声音从教堂里传来。凯利转过身，只见一位穿着破烂法衣的老神父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他身后了。教堂里光线很暗。在摇曳的烛光中，他看见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把雨伞。

“我不想干什么，神父。只不过是為了躲躲雨”。

凯利站在那儿，轻轻地耸了耸肩，把手插进他那破旧的、黄褐色的雨衣口袋里。他虽然是个小矮个儿——至多不超过五英尺半；但却长着一副看上去很精明的面孔。在他那顶破毡帽的帽沿下，两个乌黑的眼珠儿既象是在深沉地凝视着什么，又象是在对老神父表达一种难以述说的隐曲。

所有这些，都没有逃过老神父那双犀利的眼睛。他和善地笑了笑，说：“我想，大概您不在朱姆镇住吧？”

“是的，老人家，我仅仅是路过这儿。我想找这里的摩菲酒馆，那儿有我的一位老朋友。”

很显然，他的声音里缺乏阿尔斯特人特有的口音。于是老人问道：“您也许是从爱尔兰那儿来的吧？”

“我是从都柏林来的，神父。您知道摩菲酒馆在什么地方吗？这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我的一位朋友约我去贝尔法斯特，在那儿也许我能找到个工作。”

老神父点了点头。“刚好我要路过那儿，我带您去吧！”

凯利打开了教堂的门。雨下得很大，老人刚一出去就撑开了伞，凯利也一闪身钻了进去。他俩沿着一条砖铺的小路向前走。这时，远处隐约传来了铜管乐队演奏古老圣歌的声音：“和我一起相信主吧！”这声音在风雨中飘荡着，显得十分凄凉。老神父和凯利停住了脚步，远远地望着这小镇子的广场。那儿有一个战争纪念碑，花岗岩的碑座上靠着许多花圈。一个爱尔兰教会的牧师正在主持仪式，四个老人在风雨中庄严地挥舞着旗子。人们列队站在周围，旁边有一支管乐队。然而，这里的一切对于凯利来说都是陌生的，他只认识

那面飘动着的英国国旗。

“他们干什么呢？”凯利问道。

“今天是停战纪念日。当地的英国退伍军人协会正在聚会，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我们的新教朋友们喜欢这样做，他们总忘不了这一天。”

“噢，是这么回事，”凯利说。

他们继续向前走。在墙拐角处，站着一个约摸七八岁的小姑娘。她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戴了一顶很大的扁圆帽，鞋子又脏又破，袜子上露着好几个洞。尽管她脸色苍白，瘦得皮包骨头，但她那双褐色的眼睛里却闪射出一种聪慧的光芒。她的手冻得发紫，手里端着一个盛满了罂粟花的硬纸板托盘。凛冽的寒风吹得她浑身发抖，而她脸上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似乎是轻松愉快的表情。

“您好，神父，”她说。“买一束罂粟花，好吗？”

“我可怜的孩子，象这样的坏天气，你应该呆在家里才是呢！”他在口袋里摸出一个硬币，把它丢进她放钱的小盒子里。然后，他拿起了一束猩红色的罂粟花，对凯利说道：

“用这束花来纪念我们那些光荣的死者吧！”

“真能这样吗？”凯利转过身，只见那个小姑娘又拿起了另一束罂粟花，羞怯地对他说：“先生，您也买一束吧？”

“好吧，谢谢你。”

这小姑娘立刻把那束花插进了他的雨衣口袋里。凯利凝视着她那张紧绷着的面孔；过了一会儿，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于是，他叹了口气，轻轻地骂了一句，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一只皮钱包，抽出了两张面值一镑的纸币。那小姑娘吃

惊地盯着他，而凯利却不紧不慢地把那两张纸币卷起来，放进了小姑娘装钱的盒子里。接着，他俯下身子，轻轻地从小姑娘手里端走了那个盛满了罂粟花的托盘。

“回家去吧，小家伙，”他温柔地对小姑娘说。“回家暖一会儿身子吧，等你长大了，你就会发现这世界里到处都是冷冰冰的。”

小姑娘的眼睛里闪出了迷惑不解的光芒。她不懂凯利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转身跑了。

老神父说：“我过去曾到过索姆，这里的不少人也去过那儿。”他用下巴指了指站在纪念碑前的人群。“我真不愿意再记起这些往事，”当他们继续沿着小街道向前走时，他痛苦地伸长了脖子。“死了多少人啊！我甚至到现在也搞不清他们中间谁是基督教徒，谁是天主教徒。”

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下，匆匆地瞥了一眼对面的街道。那儿竖着一个醒目的招牌：“摩菲酒馆。”他对凯利说道：

“您瞧，就是这儿。不过，您拿着这么多花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凯利看了一下盛满罂粟花的托盘，说：“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

“我经常看到死神在人们周围游荡。”这老人一边说着，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银盒子，给自己抽出了一支雪茄。他喷了一口烟，咳嗽着说：“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神父时，我曾在诺福克的一个警官学校里参观过一个教堂。那儿有一幅很漂亮的中世纪浮雕，不知是当时哪个天才的杰作。浮雕上有一位面罩黑纱、身穿长袍的死神，在向人们索取死者的灵魂。今天，我在我的教堂里似乎又看到了这个死神的

影子，所不同的是，他象您一样，戴了一顶旧毡帽，身穿一件破雨衣。”说到这里，他突然打了个冷颤。

“回家去吧，神父，外面太冷了。”凯利温和地说。

“是啊，我该走了，”老人说。“外面实在太冷了。”

当乐队又奏起另一首圣歌时，老神父匆匆地告辞了。凯利穿过街道，走上酒馆的台阶。他蓦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又窄又长的房间里，一炉煤火在房间的那一头烧得正旺。这里有几张铁铸的桌子、椅子，靠墙放着一长条长凳。酒柜是用红桃木做的，柜面上镶着一块大理石。柜子的四个角柱上包着黄铜皮，一排排酒瓶靠着一面大玻璃镜，摆放得十分整齐。这件家具显然已经久历沧桑了，金箔脱落处，露出了几块癞疤似的石膏涂料。酒馆里几乎没有顾客，老板悠闲地倚在一个酒桶上。这个人身材高大，头发都快要掉光了，他那张皱巴巴的脸显得很胖，无领衬衫被脖子弄得脏乎乎的。

他一边打量着凯利，一边从那个硬纸板托盘里拿了一束罂粟花：“我已经买了一束这种花了。”他说。

“难道我们没买吗？”凯利随手把托盘放在柜面上，“人都到哪儿去了？”

“都在广场上举行纪念仪式呢！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信奉新教的小城镇，小伙子。”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新教徒呢？”

“我在这儿已经当了二十五年老板了。别谈这些了，你想来点儿什么酒？”

“要瓶布什美斯酒。”

老板会意地点了点头。他一边去拿酒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一个挺有趣的人。”

“你就是摩菲吗？”

胖老板点燃了一支烟，挺得意地说：“你一问这个我就明白了，你根本不是此地人。”

“是的，我来这儿是想找一位朋友，或许你能认识他吧？”

“他叫什么名字？”

“卡库林。”

摩菲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他压低了声音重复了一遍：“你是问卡库林吗？”

“是的，最后的一个无名英雄。”

摩菲笑着说：“天呀！就象星期六晚上演出的电视剧一样，你大概也喜欢搞点儿耸人听闻的事情吧？我告诉你一桩好买卖，不过，你身上可不能带武器。”

“为什么呢？”凯利问道。

“这儿到处都是警察，他们会把你剥得精光搜身的。”

“我什么也没带。”

“那太好了。”摩菲一边说着，一边从柜台下面拿了一条棕色的旅行袋。“从这儿直着往前走，穿过广场就是警察的营房。每天中午十二点正，当地给养公司的大卡车才能驶进营房的大门。你把这家伙拴在卡车尾巴上，它足能够炸飞一大片营房的房屋”。他说着，把手伸进了旅行袋，那里传来了滴答滴答的声音。“小伙子，快动手吧，你还有五分钟时间了。”

凯利拿起了旅行袋。当他走到门口时，摩菲叫道：“嗨！你说的那位卡库林是位无名英雄吗？”凯利转过身，只见那位胖老板举起了一杯酒，祝福似地对他说：“你明白上司的

意思吗？也许你会在爱尔兰丧命的。”

摩菲的眼里流露出一丝嘲笑的味道。这种神情象一把锋利的刀，刺伤了凯利的心。凯利走出了酒馆，穿过广场。这时，雨下得越来越大了。乐队奏起了另一首圣歌，人们虔诚地合唱着，丝毫没有要散开的意思。凯利又回头看了一眼，此刻，摩菲正站在酒馆门外的最高一级台阶上，真是怪极了——那位酒店老板摇了摇手，似乎是在给什么人打暗号。突然，雨中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达轰鸣声；接着，那辆敞篷的兰德·罗弗牌汽车从一条小街道急速驶入广场，吱地一声刹住了车。

凯利预感到事情不妙。可是，他刚开始跑，就在潮湿的鹅卵石街道上滑了一跤。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单腿支起，想要爬起来的一刹那，一支半自动枪的枪托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腰上。他大叫一声，这回他才看清，开车的司机是一个中士。这个中士在他伸出的手臂上狠狠地跺了一脚，抓起那个旅行袋往下一倒，一只厨房里用的廉价木钟掉了出来。他飞起一脚，只见那个木钟象只皮球一样滚到了广场的人群中间。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吵闹着散开了。

那中士喊道：“要那玩意有屁用，它是个冒牌货！”他俯下身子，一把揪住了凯利脖子后面的长头发。“你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罪吧？是不是？想让我给你放点儿血吗？你什么人的话也不能相信，我的宝贝儿。否则他们是会叫你吃苦头的”！

凯利回头瞪了一眼站在酒馆台阶上的摩菲。他虽然没有真的生气，但他心里骂道：哼！这个告密的混蛋，爱尔兰狗杂种！此刻，他觉得浑身冰凉，甚至能听见自己肺管里粗重

的呼吸声。

那中士使劲地掐着他的脖子，把他的头压在了他的膝盖上，凯利蜷缩着身子，活象一只可怜的小动物。这时，中士抽出了另一只手，很快地搜遍了他的全身，想看看他是否带着什么武器。这一切干完之后，他猛地打了凯利一掌，让他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蹲在那辆汽车旁边。

“好啦，背过手去吧！象你这副蠢样，最好呆在你们家的臭厕所里别出来。”

凯利站起身；同时，他已经把原先藏在左边靴子里的一支勃朗宁手枪掏了出来，紧紧地攥在了手里。就在他转过身子的一刹那，那支勃朗宁手枪响了：一粒子弹穿透了那中士的心脏，把他打了个仰面朝天。这时，凯利又迅速地扑向离他最近的那名警察。那警察扭头就跑，但后背上却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枪。另一名警察慌忙往兰德·罗弗车后面躲，就在他手里的半自动步枪刚刚端起来的同时，只见勃朗宁手枪的枪口上飞出一道火光，凯利的第三颗子弹正好打在了他的脖子上。他的身子倚着墙，慢慢地倒了下去。

没有散尽的人群骚乱起来，妇女们尖声怪叫，乐队的一些队员干脆扔掉了手里的家什。然而，凯利此刻却十分镇静，似乎这场流血事件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他轻松地打量了一眼广场那边的摩菲，他显然被惊呆了，纹丝不动地站在台阶上，就象被冻僵了一样。

凯利手中的勃朗宁手枪又动了一下，好象是在寻找新的射击目标。就在这时，雨中突然传来了一个急促的声音：

“住手！凯利，你已经干得太过分了！”

凯利转过身，举枪的手落了下去。一位身穿克格勃上校

军装的俄国人从街道那边跑了过来。他手里提着一个麦克风话筒，身披一件遮雨用的军大衣。在他身后，还有一位瘦高个儿的年轻军官。这个人三十岁出头，淡黄色的头发，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件防水皮衣，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就在这两个人跑过来的同时，通往广场的几条小街道突然出现了几小队全副武装的俄国士兵，他们急匆匆地跑着，胸前佩戴着特种部队才有的“铁拳头旅”徽章。

“别打那个人，快放下枪！”上校喊道。然而凯利就象是没听见一样，他扭过头，手臂出人意料地挥动了一下。一粒子弹飞过广场，削去了摩菲的大半个左耳朵。摩菲惨叫了一声，用手捂住了他的胖脑袋，鲜血很快从手指缝里渗了出来。

“快住手，迈克尔·凯利！”那个身穿防水皮衣的人喊道。凯利冲着他笑了笑，用俄语说道：“遵命，教授。”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那支勃朗宁手枪扔在兰德·罗弗牌汽车的引擎盖上。

“我还以为他是按照你们的训练内容干的呢！”上校说道。

这时，一位中尉走了过来。他先向上校敬了个礼，然后说：“三个中弹的人里只有一人还活着，那两个都死了，马斯洛夫斯基上校。您有什么吩咐吗？”

马斯洛夫斯基没有回答；他对凯利说道：“在训练中，你并没有被假设为一名持枪者。”

“我清楚这一点，”凯利答道。“但是，按照训练的规定，摩菲也不应该是一位告密者。另外，我听别人说，他是爱尔兰共和军派来的人。”

“那么，你相信别人告诉你的每一句话吗？”

“党教导我要服从命令。上校同志，恐怕您不能给我制定一套新的规则吧？”

很显然，马斯洛夫斯基被这句话激怒了。他不习惯有人当面顶撞他；实际上也没有人敢这样干过。他刚要狠狠地反驳几句，突然传来一声尖叫，那个卖罍粟花的小姑娘从人群中挤了进来，跌跌撞撞地跪倒在那位中士的尸体上。

“爸爸！”那小姑娘用俄语哭叫着。“爸爸！”她脸色苍白，两眼死死地盯住凯利：“是你杀死了他，你杀死了我的父亲！”

她象一头发疯的小老虎，猛地扑向凯利。她抓他的脸，声嘶力竭地放声大哭。凯利紧紧地攥着她的双臂。她突然认出了凯利，颓然倒在他怀里。凯利抱住了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在她的耳边低声说着一些宽慰她的话。

老神父不知什么时候从人群中挤了进来。“我带她走吧！”说着，他的双手怜爱地搭在那小姑娘的肩膀上。

人们闪出了一条路，让老神父和小姑娘走出去。马斯洛夫斯基对刚才来向他报告情况的那位中尉说：“去叫人把这广场打扫一下。”他转过身，看了看穿着防水皮衣的年轻军官：“乌克兰的雨真让人讨厌！咱们进屋去吧。对了，你别忘了叫上凯利，我要和他谈一谈。”

克格勃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谍报机构。它不仅掌握着几百万苏联人的生命，而且其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它的最秘密的核心部门是“十三处”，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在国外进行颠覆、破坏、暗杀的机构。

伊万·马斯洛夫斯基主持十三处的工作已经五年了。他骨瘦如柴，一脸杀气，好象生来就是干这份差事的。一九一九年，他出生在列宁格勒一个医生的家庭里。后来，他考入了列宁格勒法律学院。就在他即将毕业的前几个月，卫国战争爆发了。他参加了游击队，配合大部队在后方作战。在战争中，他表现出了杰出的语言天才和良好的教养。因此，上级把他调到了一个名叫“使莫斯”的战时反间谍情报机构工作。他干得非常出色。战后，他再没有去继续研究法律，而被留在了这种需要超人智慧的部门里工作。

在加克兹一带，他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培训高级间谍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有完全仿照英国或美国的城镇，学员们要在这种环境中接受训练，按照西方的生活方式生活，以便将来被派往西方时能顺利地工作。克格勃的间谍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渗透到法国情报局的各级机构，是与他们在科罗斯尼亚建立的另一所间谍学校分不开的。那所学校里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法国化的——包括环境、文化、饮食、服饰，一切都与法国绝无二致。

他的上级非常赏识他的才干，并授予他办好这类间谍学校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想清楚：为什么在苏联乌克兰的纵深地带，竟会有一个表面上被称为朱姆镇，而实际上其生活方式完全类似阿尔斯特镇的地方了。

当马斯洛夫斯基从莫斯科到朱姆镇来视察工作时，他总喜欢把这间房子做为办公室。这里的陈设十分简陋：一张办公桌，一个文件档案柜，还有一张朱姆镇的地图。天色将

晚，一大堆柴火在一个敞开的壁炉里烧得正旺。马斯洛夫斯基站在壁炉前取暖，慢慢地品尝着一杯掺有伏尔加酒的浓咖啡。这时，他身后的那扇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身穿皮外套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被屋外的寒气冻得瑟瑟发抖，一进门就赶紧走到了壁炉跟前。

“我的上帝，外面真冷！”

他从桌子上的托盘里取了一杯伏尔加酒和一些咖啡，走到了壁炉前。这人名叫保罗·彻尔尼，今年三十四岁，是一位面貌英俊、很有风趣的年轻人。他出生在乌克兰某村镇的一个铁匠家里，现在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心理学专家。十六岁那年，他参加了游击队，打过不少仗。那个游击队的队长曾在莫斯科某大学里当过英语教师，他慧眼识珠，一下子就看出了彻尔尼不平凡的才干。

战争结束后，他进入大学深造，主攻心理学专业。在德国的德累斯顿，他花了两年时间研究实验心理学，一九五一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他又对行为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他专程前往北京大学，跟一位名叫周平的著名心理学专家学习。这种行为心理学是一门有特殊作用的学科，它曾被用于审问朝鲜战争中的英美战犯。

就在彻尔尼准备从北京返回莫斯科时，他运用巴甫洛夫学说来研究人类行为方面的成果已经引起了克格勃的密切注意。特别是马斯洛夫斯基，他不仅对彻尔尼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同时他还帮助这位年轻人在莫斯科大学获得了实验心理学教授的地位。

彻尔尼进屋以后，马斯洛夫斯基对他说：“凯利是一个